



宁波老味道

红膏蝓蟹正当时

◎柴隆

西北风一刮,东海梭子蟹开始起红膏了,生于东海之滨的宁波人,将其称作“白蟹”,偏爱腌透后生吃,一只蟹脚钳,能过(下)三碗泡饭。桌上一盆红膏蝓蟹往往会调出“透骨鲜”的滋味,传神地折射出宁波人精湛的“吃门槛”,这是宁波人对红膏蝓蟹最直观的热爱与推崇,可伴随宁波人一生,是一道交关“上台面”、“撑门面”的“下饭”。

生吃螃蟹,在北方人眼里,会觉得不可理解。不过,宁波人生来一副好脾胃,泥螺、海蜇、蟹糊、醉虾……哪一样不是生吃的?但在宁波人的食单中,红膏蝓蟹永远是冷菜中的花魁,它号称“宁波第一冷盘”,那咸鲜的本味,不管走多远,天南地北间闯荡的宁波人都会深深怀念。

在浙东宁波,白蟹似乎渗透了日常生活,什么“讲讲神仙阿伯,做做死蟹一只”的宁波老话不绝于耳,立秋后,豆蔻年华的“小娘蟹”,蟹盖头里没长膏,也生得肥壮饱满,挑几只脱壳蟹,葱油、清蒸最好吃。“秋风起,蟹儿肥”讲的是大闸蟹,跟白蟹不搭界。白蟹最肥的季节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候,时至霜冻,雌蟹开始凝膏,农历十二月前后,将红膏饱满的雌蟹腌成咸蝓蟹,红白相间、肥嫩诱人、咸中带鲜,蘸醋食之,令人难以停箸,而如今价钿是水涨船高,已非早些年白菜价。

红膏蝓蟹,顾名思义,红膏是亮点。若蟹盖头里没有满满的红膏,即大打折扣。究其正宗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蟹的鲜度和壮实,若贪便宜选了死蟹,蟹肉就会松散,口感较差,得不偿失了。很多老宁波都擅长挑白蟹,往往无师自通,讲起来是一套又一套的。摊位前,常看到有买主,拿起活蟹对光一照,不消说,必是“老饕”无疑。

宁波人腌制红膏蝓蟹的方法,家家不尽相同,有人直接用自来水腌,有人偏爱用凉开水,还有人喜欢冷水中加白酒,各家有各家的套路与门道。把握盐和蟹的比例与控制腌制时间,是一条至关重要的准则,如此方能腌出鲜美可口的正宗红膏蝓蟹。

其实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饱和盐水来腌制,而且盐水一定要没过蟹身。将梭子蟹的盖子朝下、肚脐朝上放置,拿块大石头压着,防止浮上来。按照个人的咸淡口味,腌制一天一夜后就可以吃了。蟹壳一打开,血红的蟹膏充满了整个蟹壳,令人垂涎欲滴。红黄相间的蟹黄,晶莹剔透的蟹肉,透着玉石般的光泽,未举箸已满口生津。蟹膏入口即化,蟹肉细腻柔顺,那种透骨鲜的味道绝对让人回味无穷。

红膏的口感多带甜味,与蟹肉相比,极具层次,多了些硬实感,稍加咀嚼,一丝咸鲜的口感便能刺激每一颗味蕾。而蟹肉鲜甜,与煮熟后的截然不同。这种入口即化的鲜甜,没吃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。北方人难以想象只用盐和水,不需开火,就能转化为如此的美味!

寻常人家待客或小酌时,会把腌好的蝓蟹捞出来,沥干水置案板上,用菜刀仔细切开。经验丰富的人,会学饭店的做法,先把蝓蟹放进冰箱里冷冻个把钟头,再拿出来。冷冻后蟹肉和红膏会变得硬朗,如此切拆,卖相也整齐美观,佐以白糖、米醋等调料。

恰逢三五知己,喝一口滚烫的热老酒,蟹膏挖挖,蟹钳啾啾,又是何等的潇洒!夹起一块红膏蝓蟹,往醋里一蘸,送进嘴巴一吸,早已涌动在舌尖底下的唾液与冷悠悠的蝓蟹、浓郁郁的酒香,瞬间搅和成一股无与伦比的鲜美,细酌慢品、一饮一啄之微,老宁波们脸泛酡红,往往会发出感叹:喏,做人也不过如此嘛……

勺鸡回家

◎张海华

“鸟人,来!给你看一样好东西!”
2009年2月,周一,我刚到单位上班,同事C君就一脸神秘地跟我说。

“是一只野鸡,非常漂亮,我从来没见过。”C君难掩兴奋。

“野鸡?估计是环颈雉吧!雄鸟是很好看的,你哪里弄来的?”我不以为意。

他不答,直接带我到车库,打开车子后备厢,小心翼翼捧出一只色彩斑斓的大公鸡。哇!我一下子呆住了:好家伙,全身披着柳叶状的羽毛,头部呈暗绿色,而且还泛着金属光泽,并有长长的冠羽,太好看了!我没看到过这样的雉鸡。

这显然不是常见的环颈雉。那么宁波还有哪些雉类分布?我在脑海里飞快地搜索。白颈长尾雉?也显然不是。勺鸡?莫非是勺鸡?!我也兴奋了起来。赶紧回到办公室翻《中国鸟类野外手册》,果然是勺鸡!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相当罕见啊。

山中奇遇

C君也激动不已。他叙述了周日进山的“奇遇记”:

“傍晚,我一个人到天童国家森林公园拍风景,不知不觉走进北坡一条人迹罕至的林荫道。突然,伴随着一阵‘咯咯!’的响亮叫声,一只大鸟从前方树丛里蹿了出来。我被它吓了一跳,而它也显然有点猝不及防,居然落地后就不动了。我赶紧用长焦镜头拍了起来。奇怪的是,它竟没有逃走,随便我拍。我慢慢走过去,它依旧趴在铺满枯枝落叶的地面上。我蹲下身,轻轻抚摸它背部的羽毛,它显得很温顺。我当时怀疑它是不是受伤了,于是就将它带回了家。”

确认是珍稀的勺鸡之后,我们立即与动物园取得了联系,请他们检查一下它的身体。当天,动物园就派人把它带走了。第二天,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说,经检查,这鸟应该没受什么伤,但始终不肯吃东西,而且看上去懒洋洋的,没精神,这样养着也不是办法。

放归自然

我们决定在它出现的地方放生。工作人员把它装入挖了几个洞的纸箱,然后将其放入车子后备厢,就进山了。我准备好了摄影器材,准备在它回归山林的时候拍几张处在野外环境中的照片。当时我推测,它已经失去自由两天了,且没吃过任何东西,应该没多少力气飞,我可以乘机多拍几张。

一路上都很安静。

车子缓缓驶入那条林荫道。密林遮天蔽日,很安静的一条小道,只有车轮碾过地面发出的沙沙声。

“咯咯!咯咯!”这只大勺鸡忽然喧哗了起来,

同时还传来了拼命扑腾的声音。

我们都大吃一惊。它难道真有灵性,感觉到自己要回家了?

工作人员放下纸箱,慢慢打开。几米外,我和朋友LC都已经端好了镜头,瞄准。它露出了头。“它应该会先慢慢走几步吧。”我跟LC说,“不急。”

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在下一秒发生了:它在钻出纸箱的一瞬间就迅速夺路而逃,立马蹿飞到了密林中!我手忙脚乱中按下了快门,只拍到了一张不大清晰的影像。LC反应不及,啥也没拍到。

它并没有飞远,就落在附近的林子里。我们使劲找,终于看到它蹲伏在杂树下,只露出一个头。然后,很快,它又跑了,这下再也找不到了。很可能,它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的某处灌木丛中,但它的保护色实在太好了。我们决定不再打扰它,心中默默祝福它今后好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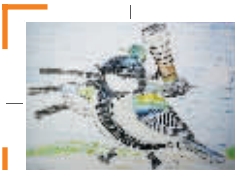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这只野生大勺鸡重获自由的故事,我曾跟很多人津津乐道地讲起过。

听故事的人常会问:它当初怎么会傻乎乎地任由人抱回家?

这个不难解释。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多数有这样的经验:假如你突然向一只鸡冲过去,它十之八九会被吓得立即蹲伏在地。实际上,这只勺鸡也一样。当时,它跟我的同事突然间狭路相逢,完全吓蒙了,才会被人靠近抓住。这是一种本能的应激反应。《中国鸟类野外手册》就是这样描述勺鸡的习性:“遇警情时深伏不动,不易被赶。”

可另一个问题,我至今找不到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。那就是:被关在后备厢的纸箱里的它,已经连续两天无精打采的它,怎么会在车子刚进入林荫道的时候就突然扑腾着大叫起来?怎么能够在打开纸箱的刹那间“满血复活”,甚至不给我们拍摄的机会?

回家,回家,回家。
除非是这个念头,赋予了它神奇的力量。

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



总第 6024 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